

潘燦良對新事物的認識是：可以接受。你問他算不算是個「老派」的人，他不置可否，但是對新派事物的看法是「可以接受」。對潘燦良來說，每次演戲，都像和觀眾共赴一場「老派約會」，莊重、自若、氣定神閒……

陳奕迅主演的電視劇集《短暫的婚姻》，講的是一個鰥夫與一對夫妻、以及他們的一個朋友之間的故事。現正上演的舞台劇版本，由潘燦良、楊詩敏、禰思敏與林海峰主演，較之於影視版本來說，更多的是對婚姻的探討，少了很多浪漫的東西。但是劇目的中心仍然是「My very short marriage, last for only 60 years.」

這個概念，其實和舞台劇很像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演出劇照由主辦方提供



潘燦良  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



■舞台劇《短暫的婚姻》，天台是故事中一個重要的場景，亦是Galen對於亡妻最難忘懷的地方。



■舞台劇《短暫的婚姻》，潘燦良飾的Galen跟楊思敏飾的Malena第一次因為睇樓而認識。

# 「劇場王子」潘燦良與觀眾的「老派約會」

劇場藝術的準備時間很長，從有意向、劇本創作、到尋找適合的投資、地點及演職人員，期間歷經的前期工夫與影視劇不相上下，再加上排練及正式出演，絲毫不比焚幕藝術輕鬆。但它的保質期卻相當短，常常以數天工夫便告終。

當然可以用攝像機拍下來放到Youtube上慢慢欣賞，只不過，演員們可不是機器，他們在舞台上演出的每一場，沒辦法精準到一幀幀都如複製，再加上觀眾的反應不盡相同呢，劇場藝術的魅力恐怕只有到了現場，才能酣暢淋漓得感受到。否則，大家為什麼要花高昂的票價買一張演唱會門票？

這麼短而又那麼長，舞台劇和《短暫的婚姻》中那個既存在也不存在的Galen太太一樣，是我們的白月光。

潘燦良覺得這種雖短猶長的方式很浪漫，「舞台是很神聖的，每一次我們都要相約觀眾在特定的時間，度過那兩個小時。你要提前一個月、兩個月，甚至半年去決定約在哪一天，買好票。那個時間便必須要空出來，不能夠改期。」你看，是不是像極了一個老派的約會？

潘燦良對舞台劇演員表演的形容是「repeatable and alive」，舞台上最重要的節奏，也就是潘燦良口中的「一致性」，「為什麼舞台劇需要去排練這麼長時間呢？在我們着手準備的時候，導演已經選擇了一種最準確的表達方式，這種表達方式包括了場景、演員、甚至每一束燈光，這就是repeatable；但是，如果每一晚，演員們都像機器人一樣去做連呼吸都一樣的演出，我沒辦法享受這個過程，那麼觀眾也不會，這就是alive。」他很堅持有血有肉，從不認為自己與演員這個身份已經合二為一，「演員只是一個人的其中一個面向。」

## 並非「為戲而生」

「劇場王子」的光環很難消解，但潘燦良近些年還是頂着壓力參與了很多劇集及電影，常常被形容成「通吃」，事實上，他完全不是一個進取型的演員。「在香港的演員很容易被歸類，當你作為舞台劇演員的時候去拍電視劇，有的人會說你沾染了一身電視劇味，也有的人會覺得你在熒幕上表現出的舞台味太重，很難去配合每個人的想法。」他從不認為自己跨了什麼界，無論在哪一種媒介上，他都是一個演員，做的事情就是演戲。

演員是他賴以為生的職業，但他不認為自己「為戲而生」，「表演是我的事業，但可能有的人覺得演戲是自己的生命，而我覺得它和我的生命是並行的，人生還有其他的很多內容。」幸福之於很多人，在於慾望被及時地滿足，但在潘燦良這裡，能將表演作為自己的事業，「我很幸福。」他說。

他覺得《短暫的婚姻》中的Galen和自己很像，他對這個角色的形容是「收收埋埋」，「我很怕陌生人，本質是比較低調的，也不太喜歡被關注。」就像有些人會選擇巨大的饅頭來充飢，潘燦良對於自己面前的精緻小蛋糕很滿意，因為這是經過人生的得到與放下得到的，是一種難得的緣分。如果用一種動物來形容自己，他覺得是一頭沉穩的大象，「我認識的自己很穩重，因為到了現在的這個階段，緣分最重要，就像觀眾來劇場看我的表演，也是一種緣分。」

## 自覺仍未演夠

「我覺得自己很幸福」是潘燦良老掛在嘴邊的話，駐紮進電影電視界，他坦言「比較興

奮」，但並不在於這個市場比較大、受眾更多，而是自己演得「未夠」。在潘燦良身上，你找不到什麼負面的東西，他看世界的眼光是非常柔和及隨遇而安的，演出的舞台劇很多都有影視版本，他不怎麼愛跟別人比較，也不借鑒什麼，「劇場表演都會有A和B組的演員，大家對角色的詮釋一定會有不一樣的地方，這樣是好事。」對於角色的解析與判斷，他的壓力並不來自同行，而是觀眾。這種「老派的約會」經過事前許久的約定，梳妝打扮，反反覆覆對細節的思忖，無論之於觀眾還是他自己，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期待，然而令人期待落空，便是他最不願意面對的事情。

拿了很多舞台劇的獎，也出演了好幾個評論非常好的影視角色，但潘燦良身上沒有那種與自己的資歷可以匹配的自傲，他對自己最大的肯定是「非常熟悉舞台表演」。對於大數據時代的忙碌，拿起手機就能看戲的便捷，他「可以接受」，但仍然希望欣欣然地去赴每一個老派的約會。



■舞台劇《短暫的婚姻》，Terry無論身邊有多少誘惑，最愛仍是太太Malena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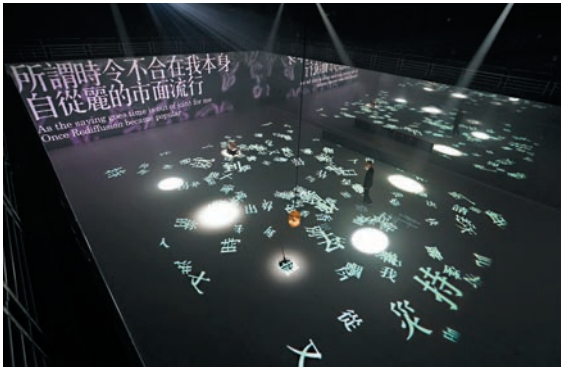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短暫的婚姻》

時間：即日起至1月27日  
地點：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

敢觀舞台

文：梁偉詩  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

# 城市與旅程——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



■《警師杜煥》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■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攝影：Franz Lai 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

不少劇場觀眾都把2019年第一個周末的晚上，選擇與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(A Sentimental Journey - The Rebecca Pan Tribute Concert)同行。進念舞台，把將「英文歌、日本歌、法國歌、中東歌、意大利歌，加入了中文，變成了——我的歌」的潘迪華視為半世紀前的香港文化先鋒，具有Global sense of place的文化拓荒者。潘迪華Rebecca Pan不但是中國流行音樂樂壇一位傳奇人物，更是首位遠赴歐、美表演的華人歌星，於1964年與英國EMI唱片公司簽約，衝出香港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國語時代曲流行將外語歌填上中文字，潘迪華逆反這種慣性思維，充滿文化自信，創意地為中文曲譜上英文歌詞。她在1965年倫敦發表的第一張SP，Will The Orange Blossom Smile(花弄影)及Willow Pattern Blues便是中曲西詞的作品。

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舞台上的潘迪華，與香港的成長相伴相生。一系列香港老照片，懷舊商店的特寫，單層巴士、人力車、擔挑挑夫在馬路悠然來去——香港就是從這六、七十年代灰濛濛一片中走過來的。半世紀之前，恐怕連所謂「世界主義者」、「世界公民」的文化理念還沒來得及確立，潘迪華已藉著「旅行歌手」的身份，穿梭於世界各地演唱。因此，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就像跟著潘迪華跑江湖的步伐腳印，從廿多歲在香港出道，成為第一位擁有自己歌迷會及會歌Nee Nee Wo Wo (你你我我)的香港歌手，到在Soo

Chow Evening(蘇州夜曲)、Ding Dong Song(第二春)、Kowloon Hong Kong，把中國傳統情懷、香港西化活潑一面帶到海外，香港的城市身份、香港的蒙昧初開，在舞台上得以立體地重組。香港的無限可能性、東西合璧在潘的歌曲中，顯得既在地又國際。歌曲在環球經濟的流動，表演作為一種新興產業，使得在一萬港元已能買下房子的世代，歌者/表演者/藝術家的她，足以坐上六千港元的機位，與她的新興文化消費者建立關係。

潘迪華的歌者之路，不局限於自己的出生地。進念舞台上的呈現便充滿各種行旅的符號，汽笛聲、行李箱、電影《阿飛正傳》中旭仔要出走的片段。黃耀明唱出改編自〈綠島小夜曲〉的I am Yours，更是多重地域、多重語言轉喻下的文化想像，加上林二汶、岑寧兒等選唱的Ding Dong Song、Kowloon Hong Kong等經典歌曲，所陳列的原是香港城市進化的徵兆，潘迪華「旅行歌手」的成功，恰恰說明社會結構、文化權利，城市間政治與經濟種種長足發展。那麼，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的劇場性——潘迪華的歌曲文本、進念舞台的物質條件與整個「旅情」的展演實踐，不僅說明了香港，也製造了都市經驗和城市表演藝術文化(潘迪華的歌曲如何講述香港，進念如何講述潘迪華和香港歷史文化)本身。

觀賞《潘迪華音樂旅情演唱會》之時，我不斷想起去年十一月初，同樣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的進念「實驗南音香

港」《警師杜煥》。杜煥(1910 - 1979年)被認為是香港最後一位正宗「地水南音」大師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於香港電台《杜煥南音》節目演唱南音，更將當時新聞故事作為即興唱作題材，直至1972年港台因減少播放古老文化節目而停播該節目為止。杜煥以一心三用，左手操拍板、右手彈簫、口中歌唱絕技為人津津樂道。1974年，德國文化協會邀請杜煥演唱〈客途秋恨〉、〈男燒衣〉等曲目，唐健垣為唯一徒弟。美國匹茲堡大學音樂系教授榮鴻曾，於1975年收錄杜煥於酒樓演唱16首南音歌曲，部分經由中文大輦錄成唱片《訴衷情》。杜煥曾於香港大會堂劇院、中文大學博物館演唱。1979年病逝，傳統盲人派「地水南音」自此成為絕唱。劇場《警師杜煥》通過多媒體的展演，從戰後的香港，茶樓酒館到電台的興起，講述杜煥傳奇一生。他為世所傳誦的是南音〈客途秋恨〉，他身上所盛載的卻是南來(從中國到香港)藝人在戰後的流徙故事。

五十年代，杜煥與潘迪華同樣與香港相遇。杜煥在香港得到演唱和電台廣播的機會；潘迪華在香港灌錄第一張大碟《潘迪華與世界名曲》，六十年代為英國大東電報局拍攝宣傳香港的紀錄片《East West Island》，主唱主題曲「My Hong Kong」，並成為無線電視《歡樂今宵》的歌唱台柱。他們都與香港的城市與廣播結下不解緣，飛得又高又遠，也走入藝術殿堂。他們的故事，毋寧也就是香港的故事。

## 周末好去處

### 「穿越紫禁城——建築營造」展覽傳媒導賞

紫禁城是明清兩朝二十四位皇帝生活起居和工作的地方，近六百年來屹立於北京的中軸線上，見證着時代的變遷。是次展覽以紫禁城的建築特色和工藝為主題，透過18件(套)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展品，包括建築模型、斗拱模型、垂獸裝飾和彩畫複製品等，讓觀眾認識紫禁城所蘊藏的深厚歷史文化和智慧。

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的「穿越紫禁城——建築營造」展覽，簡介皇城的規劃佈局，以及紫禁城由來、規

劃、建築特色，並重點介紹紫禁城內規格最高的建築——太和殿。同時亦會解構紫禁城建築八大作中的木作、瓦作、油作和彩畫作，透過營造技藝的介紹，深入淺出地展現紫禁城建築所蘊藏的深厚歷史文化和智慧。展覽亦會介紹香港中式建築物的風格和特色，讓參觀者從中了解保育文物建築的重要性。

日期：2019年1月11日至4月7日  
地點：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

### Beyond Fashion 呈獻100件現今必看時裝攝影作品

太古地產ArtisTree與攝影展覽基金會(FOUNDATION for the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y)攜手合作，並在《Vogue》香港版、Butler Luxury Caterer及英國藝術顧問公司MMBP的鼎力支持下，於即日起至2月24日在香港舉辦Beyond Fashion全球首展。

Beyond Fashion將於ArtisTree展出超過100件時裝攝影及錄像作品，展品由48位攝影巨匠及新晉藝術家操刀，包括Nick Knight、Peter Lindbergh、Miles Aldridge、Juergen Teller及Erik Madigan Heck。展品組合經過細心挑選，並在全球首度亮相。

展覽亦將在二月份同場加映The Beyond Dinner，透過一系列體驗式活動向觀眾展示解構時裝攝影的嶄新方法。賓客先參加Beyond Fashion導賞團了解更多展覽背後故事，隨後可品味由芝加哥米芝蓮三星餐廳

■ Linda Evangelista, New York 1992  
© Peter Lindbergh, Paris



Alinea 前行政總廚Mike Bagale主理的藝術餐飲體驗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2月24日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 
地點：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康橋大廈1樓ArtisTree  
註：展覽將於2月5及6日關閉，並於1月12；2月14、15、16、17、21、22、23及24日在下午2:30關閉。  
查詢：http://www.taikooplace.com/zh-hk/whatson/content/whatson/artistree/beyond-fashion.aspx

### 《全家福》展覽 結合數碼技術增觀眾互動

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、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主辦的「賽馬會《看得見的記憶》藝術教育計劃」(「看得見的記憶」)，將於1月28日在時代廣場(Times Square)，舉行名為《全家福》的展覽，讓大眾透過更多元、更現代和有趣的方式享受農曆新年。《全家福》展覽結合數碼虛擬實境(Virtual Reality, VR)及擴增實境(Augmented Reality, AR)技術。參觀者可以自由選擇食物卡在熒幕上呈現祝願互動效果，並

與不同的虛擬全盒祝願圖案合照，拍一幅「全家福」上傳至手機。現場還設拓印揮春，市民可以用不同顏色的蠟筆拓出自己喜愛的揮春，向親友送上精心製作的祝福。

《全家福》屬於「看得見的記憶」十二個展覽系列之一，該系列展覽以互動的形式在展覽現場與市民分享器物盛載的文化、社會及個人記憶；其餘展覽主題包括《節慶物語》、《請物說話》、《名人物語》、《器說香港》及《我們的回憶》等。